

川普政府大幅收緊移民政策 華人“美國夢”難圓

近日，特朗普政府宣佈撤銷奧巴馬任上發佈的 DACA（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行動），引發民衆強烈抗議，約有 80 萬在孩童時期被非法帶到美國的“夢想生”受到影響，“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行動”項目不再接受新的申請。國會將有 6 個月時間做出決定，目前還很難判定“夢想生”最後能否繼續留在美國並合法工作。特朗普政府的這個決定，儘管其中有很多複雜因素，但在移民問題上，顯然是個收緊的信號。

平心而論，“夢想生”值得同情，他們在幼年毫無自主能力地被帶入美國，在美國長大讀書就業，在他們來看，美國就是他們成長和生活的唯一地方，現在他們卻被告知有可能骨肉離散，被遣返回對他們來說完全陌生的祖國。但從法律角度看，他們畢竟是非法進入美國，如果他們可以合法留下，邊境上會有越來越多的兒童被非法送入美國，這也是美國人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

目前歐美國家出現反移民潮流，背景就是發展中國家大量人口希望移民歐美高福利國家。在歐洲，來自西亞、非洲的難民進入歐洲各國，造成很多負面影響。在美國，與墨西哥接壤的漫長邊境線擋不住源源不斷的拉美非法移民。非法移民問題是美國社會分裂的因素之一，特朗普上台後，美國社會反移民傾向逐漸形成一股潮流，這不僅針對非法移民，而且開始針對合法的移民。

聯邦國會在暑期休會前，有議

員提出特朗普總統背書的移民改革提案 (RAISE)，按特朗普的話說就是：“會說英語，有財力支持自己和家庭，並能貢獻美國經濟技能的申請人，才有資格申請移民。”RAISE 提案設定了優秀人才積分制，大幅削減合法移民中的親屬移民，有報道說全球親屬移民配額將從 48 萬減至 8.8 萬名，力度不可謂不大。

此外，來美簽證也開始收緊，根

想見移民改革方案如 RAISE，肯定不會輕鬆過關。但無論是否過關，在反移民潮流漸起的背景下，移民收緊已經是大趨勢。

對華人來說，過去移民的主要途徑是親屬移民，以及職業移民和政庇。近年來職業移民比例上升，政庇減少，親屬移民仍然是重要的移民途徑。現在移民改革 RAISE 提案對親屬移民開刀，大幅度削減配額，

只有公民和永久居民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年齡從 21 歲降到 18 歲）可以移民美國。顯然，過去規則有不合理的可以修改，但一刀切掉完全不合情理。華人最重視的家庭團聚傳統權利被剝奪，因此引起華人社會的強烈反彈。

對留學生來說，簽證審查趨嚴，過去幾年來美簽證“水過”“秒過”的現象早已不復存在，尤其對那些想到美國混文憑或混身份的人來說，簽證將不易取得。此外，受影響的還將有來美生子及其衍生的月子中心以及旅遊市場。當然移民改革並非對所有華人不利，受益的有希望留在美國的符合積分制標準的優秀的留學生，但畢竟是少數。

美國從來就是移民國家，移民建立、建設和發展了這個國家，不久前白宮顧問米勒在解說 RAISE 提案與記者發生爭論，引發討論，削減親屬移民是否針對少數族裔？美國究竟是否還是包容各族裔，文化和價值的移民的自由國家？反恐和振興美國經濟，是否應該以改寫美國的移民歷史和傳統甚至以平等自由的立國精神為代價？



據特朗普政府給外交使館的指令，來美簽證包括旅遊、留學和商務簽證等都加強審查和增加面談，而職業移民遞交 485 表格和難民及政治庇護遞交 730 表格者都必須面試，移民等待期將會變長。持有 H-1B 工作簽證的延期和工作轉換申請也將增加面試，等等。這些雖然都是在以反恐為目的制定的新規，實際都是移民收緊的信號。

如今國會新會期開始，除了預算稅改等重大議題，移民改革也是重中之重。從奧巴馬政府開始延伸至今的美國兩黨黨爭，已趨白熱化，在奧巴馬時代，凡是民主黨的提案，共和黨就全盤反對，反之亦然。特朗普上台後這種現象未見改善，可以

見到反恐為目的制定的新規，實際都是移民收緊的信號。

如今國會新會期開始，除了預算稅改等重大議題，移民改革也是重中之重。從奧巴馬政府開始延伸至今的美國兩黨黨爭，已趨白熱化，在奧巴馬時代，凡是民主黨的提案，共和黨就全盤反對，反之亦然。特朗普上台後這種現象未見改善，可以

見到反恐為目的制定的新規，實際都是移民收緊的信號。

美國的監獄里。

伊麗莎白移民監獄

也正是從這封信開始，國內出現了“留美博士涉恐入獄”的消息，翟田田的父親與中國外交部取得聯繫；駐紐約大使館的領事也去監獄看望了翟田田。

翟田田說，迫于輿論的壓力，美國檢方開始

他當時有些“口無遮攔”，甚至對“美聯儲在全球剪羊毛的金融奴役的本質”進行了抨擊。

第二天，這些內容就被登在了新澤西的獨立日報上，兩個禮拜之後，校警就出現在他的公寓門口。

翟田田說，在外面的留學生都有一個普遍的共識：在國外待的時間越久，越愛國。

知道。

他表示，留學生在國外受到歧視和欺負是普遍現象，但如果和他同樣的遭遇發生在其他國家的留學生身上，可能就不會那麼走運。

翟田田最後的這段總結，讓演講現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我之所以能夠以無罪的身份從監獄走出來，不是因為我個人，而是因為，美國受不了天下的輿論，而且它受不了我背後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在支持着我。

“不是因為我，是因為我們駐紐約使館的工作人員，是因為我們的外交部，是因為在美的每一個華人天天去探監和發給我的每一封信。

“當你身在他鄉，蒙冤入獄的時候，你唯一的依靠，就是你的國家。你的背後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在支持着你，這種支持，不會因為你對她的抱怨而有絲毫的削弱，也不會因為你對她的嫌棄而有絲毫消滅。

“她的支持是無條件的，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她不需要理由，僅僅因為，你是一個中國公民！”

不管你走多遠，祖國永遠在你身後！

中國博士在美含冤入獄被捕真相

想辦法趕快把他送出監獄。他們先是將翟田田的罪名從最開始的刑事犯罪、恐怖威脅，連降三次，降到最後等同于過馬路闖紅燈的“小型行為不當”。

但是翟田田拒絕簽字出獄，因為“只要我落筆，我就認錯了，這是我不能接受的耻辱，這個鍋我表示堅決不背”。

於是美國人又想出了第二個辦法：說翟田田的學生簽證到期了，要將他遣送回國，“他們把我護照的每一頁都用紅筆打上 X，甚至把我放在了他們的黑名單上，以致于我無罪釋放、反訴他們的時候，連去美國出庭的簽證都不敢給我”。

從博士生到階下囚再到國內，翟田田說，生活中最暗淡的那一頁似乎已經翻過去了，但是，他始終想不明白自己究竟為什麼進監獄。

當時的新聞報道說，因爲他在課堂上和教授吵架，揚言要拿燃燒彈炸了學校，因此被以“恐怖威脅”的罪名抓捕。美國檢方還聲稱掌握了這段錄音，還有他要製造燃燒彈的證據。翟田田表示這個罪名根本就是無中生有：“我連律師都沒有找，就贏了官司，你覺得他們有證據嗎？”

直到後來，他才終於想起來，在入獄的 17 天前，他曾參加過美國的一個聽證會，而這個聽證會，可能是他



- 成立于 1890 年
- 家族所有並運作
- 私家和安全的停車位
- 新近裝修的儀式大廳

身在社區服務鄰里 無上榮幸
提供傳統服務，並可按亞裔風俗習慣提供特別殯葬服務

(備有翻譯)

**我們保證克城地區同類服務最低價格
各種棺木骨灰盒 10% off**

Zachary A. Zak – 執證殯葬服務專家
6016 St. Clair Ave. Cleveland, Ohio 44103
電話 (216) 361-3112 傳真(216) 361-2540
網頁 www.Zakfuneralhome.com



入獄的根本原因。

翟田田當時參加的聽證會內容是：新澤西的交通總署公開討論公共交通是否應該漲價。他發言說，奧巴馬當局許諾的 400 萬美金，新澤西的交通總署沒有拿到。但這不能成為交通總署“把手放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去要錢的理由”。

這一發言贏得了在場老百姓的熱烈掌聲，他下台之後，還接受了媒體的採訪。翟田田表示，

特朗普的首席戰略師班農離開了白宮，然而他代表的白人至上主義在可見的未來似乎不會輕易離開。儘管從美國主流媒體的角度看，特朗普對夏洛茨維爾騷亂發表的兩方各打五十大板的評論，被普遍指責為缺乏“道德領導力”，甚至有因此被彈劾的風險，但美國群衆的真實情緒究竟如何呢？

在美國，白人至上主義並不完全是新鮮事物，而美國在國際上着力推廣的價值觀也不能完全阻擋這種情緒的回潮。《獨立宣言》里“人皆生而平等”的說法未必預見到了美國當今社會種族結構的複雜性。

在夏洛茨維爾騷亂爆發前，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的智庫卡托研究所發佈了一篇名爲《反中餐館的“戰爭”》的白皮書，對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美國國內長達 30 年的試圖利用各種手段抵制中餐館的運動進行了回顧和分析。這場反中餐館的“戰爭”在美國歷史上鮮有提及，但對比特朗普政府目前表現出來的移民政策思維，可以看到其背後閃動的白人至上主義的影子。

幸運的是，這場反中餐館的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美國現今中餐館的數量比麥當勞、漢堡王和肯德基這些快餐館的數量總和還要多。然而不容忽視的是，雖然這場“戰爭”表層的目標沒有達到，但卻把華人定位爲道德和經濟上的邊緣人群，並幫助促成了 1917 年和 1924 年的移民法案的出台，而這兩項法案當時幾乎完全擋住了前往美國的亞洲移民。

主要針對華人的“黃禍”的概念也產生於這個時期，華人在經濟層面上帶來的競爭被妖魔化，在政治和道德層面被無端做了延伸，華人在美國社會的滲入被認爲會破壞整個國家的基礎特徵。

由於很多美國人非常喜歡吃中餐，所以中餐館從一開始就是

潛力股。當時美國並沒有專門的法律規定只有白人才能從事餐飲生意，白人爲主的工會首先想到的是立法限制中餐館的發展。在法律手段不奏效的情況下，餐飲業的工會又聲稱美國人要意識到華人是“黃族”的成員，因此要首先顧及美國人或白人運營的餐館。

然而，一般人還是用舌尖投票，所以中餐館的生意似乎並沒有被這種“種族偏見”影響太多。除了種族情緒之外，美國的一些報紙還充斥了中餐館其實在打着幌子兜售鴉片的諸種報道，認爲中國男子利用鴉片來吸引年輕的白人女性光顧，甚至企圖以此引誘她們到中餐館工作。19 世紀末有一部叫《鴉片之王》的戲劇，起初在紐約上演，後來遍布全美，就是以此爲背景，講述了一個小丑在中餐館英雄救美的故事。

美國的中餐館基本沒有類似國內的包間，這也和反中餐館的“戰爭”密切相關。其實在 20 世紀初，美國的中餐館一般都有用門或簾子隔開的包間，私密性較好。後來，美國公共衛生署聲稱經常收到舉報，稱這樣的包間容易成爲“皮條客和妓女”青睞的交易場所，於是一紙文書下令拆除包間，以便于廣大群衆監督。

回顧這段鮮有人知但並不遠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反移民的意識和情緒在美國有牢固的根基，白人至上主義也絕非邊緣化的思潮。即使在今日美國東西海岸支持全球化的左派精英里，依然能隱約感覺到這種白人至上主義的腦細胞。不過，和你死我活的新納粹極右思維不同，一些左派精英把這種腦細胞轉化爲了在天下推廣自身篤信的價值觀。

白人至上主義的終極體現形式就是通過公共政策和法律的架構爲白人服務。儘管目前阻力重重，這個趨勢在特朗普時代是否會蔓延開來，尚需拭目以待。